

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



王安石变法的故事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王安石变法的故事

南京制笔零件厂

南京链条厂

南京市永向阳中学

南京市第一中学

写作组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 吴子展

插图 杨雨青

王安石变法的故事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100·012 每册0.21元

毛主席语录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目 次

开头的話	1
一个立志改革的人	5
暮色中的一线微明	5
“不变法怎么行呢？”	8
“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14
拉开了斗争的序幕	19
任命副宰相引起的风波	19
变法的号角吹响了	24
新法顶着逆流推行	28
三倍的利钱飞了	28
“小丑跳梁何足惧？”	33
“拗定了”	38
抓住了狐狸尾巴	43
短兵相接	48
“三朝元老”也得交“助役钱”	53

变法的成果	61
新法新局面	61
坚持抗战	67
收复熙河地区	72
斗争更尖锐了	79
“独乐园”黑会	79
对孔丘“三畏”的尖锐批判	83
变法的历史命运	91
阻力越来越大了	91
顽固派卷土重来	99

开头的 话

这本小册子，写的是王安石变法的故事。

王安石（1021—1086年）是我国北宋时期（960—1127年）著名尊法反儒的地主阶级改革家。他在北宋中叶领导了著名的“熙宁变法”运动。他推行的一系列新法，打击和限制了大地主兼并势力，增强了抗御侵扰的能力，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伟大导师列宁称许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围绕着王安石变法，曾经展开过一场激烈的儒法斗争，这就是本书着重描述的，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大地主阶级儒家顽固派和王安石为首的、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革新派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老传统不能做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顾虑）的著名口号，和儒家祖师爷孔丘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对天命要敬畏，对王公大人要敬畏，对圣人的言论要敬畏）的反动观点直接对立。虽然王安石对儒家传统思想和

“祖宗”旧法的批判并没有摆脱开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并且这种批判最终还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但是，这“三不足”精神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思想，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王安石变法是在当时农民起义的推动和影响下进行的，新法的全部措施，都是为了抑制豪强，实现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强化封建统治，而不是为了改变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它并不触及整个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秩序，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真正拥护和支持。革新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窄的。在顽固派的疯狂反对下，变法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正好证明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风云遽变，司马光毫不含糊地来了个反攻倒算：参加变法的许多人被打下去了，大批保守分子上了台，新法接二连三被废除，旧制度一个个恢复起来。这一场革新和守旧的路线斗争告诉我们，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以后，总会有人象孔老二那样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

王安石变法，在我国历史上是有较大影响的。近

一千年来，对待王安石变法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切主张进步、革新的人，都赞扬王安石的新法和尊法反儒思想，而一切顽固派都拚命诋毁王安石。反动的孔孟之徒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他们还伪造了一篇《辨奸论》，攻击王安石的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一贯尊儒反法，鼓吹“克己复礼”。他把《辨奸论》作为搞阴谋、搞政变的反动思想武器；他跟在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屁股后面，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含沙射影地诬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然而，蚍蜉撼树谈何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是一切没落阶级都无法阻挡的。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守旧路线加速了北宋的覆亡，林彪妄图扭转历史前进方向的阴谋活动，也只落得个粉身碎骨、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毛主席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历史上的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刘少奇、林彪都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把孔孟之道作为搞复辟的思想武器。现代的复辟派和历史上的复

辟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了解历史上的顽固派如何利用孔孟之道搞复古倒退，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现实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我们要以历史作镜子，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立志改革的人

暮色中的一线微明

波涛滚滚的万里长江，日夜不停地向东奔流。千百年来，它历尽人间沧桑，看过多少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听过多少次人民起义的冲天呐喊！

岁月不停，转眼到了一〇六八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节。

在波澜壮阔的长江南岸，在巍巍钟山的西南山麓，常常出现一个年近半百的人，在这壮丽的山河之间漫步，默默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千里马虽然老了而卧在马厩里，但仍有驰骋千里的雄心；胸怀壮志的人即使到了老年，依然有建功立业的宏图。见曹操诗：《龟虽寿》）的诗句。当他看到草盛苗稀的荒芜田野，衰朽破败的茅草农舍以及萧条冷落的金陵（今南京市）街市，又不禁无穷忧伤：山河是这样的绮丽多姿，而我朝百年来土地兼并日甚一日，“积贫积弱”的国势，江河日下，衰颓不

堪……

这个人，名叫王安石，当时他正闲居金陵。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加上辽和西夏奴隶制残余的军事政权对中原地区的侵扰，更形成了辽和西夏的贵族反动统治者同北宋政权和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北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惜牺牲下层人民的利益，换取上层官僚和大地主的支持，采取了“不抑兼并”和“守内虚外”的方针，对辽和西夏这两个军事政权的进逼一味容忍妥协，而将主要力量放到加强对农民阶级的控制上。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豪强兼并恣意发展，广大农民失去耕地，中小地主处于分化之中，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于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日益广泛地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使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严重境地。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面，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王安石越来越痛切地感到，不做一番大的变革，北宋王朝的政权便危在旦夕了。

一天黄昏，王安石又来到长江边上。当他远望奔腾而来的滔滔江水，就象看到了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迎面扑来！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王安石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有点恐惧地想道，“这江水好比百姓，朝廷犹如江上的行舟，到了今天，再不改革弊政，抑制兼并，大宋王朝这条船定将被百姓造反的冲天浪涛覆没！”

一会儿，他想到自己多年来改革弊政的愿望一直不能实现，内心不禁无限焦急。面对着江天的苍茫暮色，不禁深有感慨地吟道：“有怀无与言，伫立钟山暝……”（久久站在钟山上思索，夜色愈来愈浓，满怀的话向谁去说……见王安石诗：《独卧有怀》）

正在这时，宋神宗赵顼（音序 xū）传下了诏书，委任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大致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老师），并令他及早启程进京，有重大的国事与他相商。

王安石眼前蓦地出现了一线微明。他想，听说新当朝的皇上与以前两位无所作为的皇上不同，他是十分赞助改革的，这次召我去做侍讲，更便于我通过讲学，向皇上畅述变法主张，争取他的支持，让我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新法，以革除积弊，富国强兵，抗御侵扰，实现我多年来的宿愿！

“皇上要重用大人了，这是天意要北宋不亡啊！”一个随从的人见王安石喜形于色，也高兴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不！”王安石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把一切都归

之于天命，那还要世上人干什么！这是皇上看到我朝非变革不可了。我们要富国强兵，靠的是变法，可不能靠什么‘天意’！”

王安石说罢，便兴致勃勃地偕随从的人一道，返回钟山脚下那松竹环绕的小庄园，准备行装去了。

“不变法怎么行呢？”

大运河上，一只舱面宽阔、结构坚实的大帆船，正在凄清的月光下徐徐北航赴京。

时间虽已过了午夜，大船的前舱却仍亮着灯光。王安石在灯下阅读着《商君书》（法家商鞅的重要著作之一），时而点头称是，时而沉思默想，时而在书上圈圈点点，加批加注，时而露出欣喜的微笑。

后舱里，眷属轻微而平匀的鼾声和着船舱外节奏分明的桨声，更衬出了深夜的宁静。

忽然，从荒凉的河岸上传来了弃婴的啼哭声。这沙哑而凄惨的啼哭声啊，惊动了正在聚精会神读书的王安石。

王安石平静不下去了。他用手推开窗扉，凝神望着水上荡漾不定的月影，眼前浮现出几天来沿大运河所见所闻的种种悲惨景象：

有一天中午，他带着家丁来到一个村镇。只见田原荒芜，庄稼一片枯黄。被灾民丢弃的婴儿在路边断断续续地啼哭。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农民，有的扶老携幼，慢步挪动，有的走不动了，靠着树，垂着头，直喘气。

王安石带着家丁从人群中穿过。

突然，背井离乡的人群中传出一阵小孩有气无力的哭喊声：“饿，饿啊！我要回家，我们回家吧！”

听到这叫人心碎的声音，一个三十多岁的面色枯黄的庄稼汉停住脚步，放下肩上的担子，对坐在破筐里哭喊着的小孩，又急又愁地说道：“孩子，我们哪还有家啊！”

他回头望望身上只挂着破布条的娘儿俩，继续说道：“回去，我还要给官家当差，你们怎么活下去呢？”

中年妇女眼眶里饱含着泪水问道：“孩子爹，还要走到哪里去呀？”

“唉！”庄稼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谁知道呢？你看，这里也和我们老家一样啊！哪里能够安家呢？还是跟着大伙儿走吧。”他说着又挑起担子，随着逃荒的人群，漫无目标地、一步重似一步地向前挪动着双脚。

.....

王安石回忆着大运河沿岸的见闻，不禁又联想起

自己年轻时，跟随着经常调任的父亲（他父亲曾担任过州县官吏）奔南走北时所见到的种种令人难忘的景象：

为了躲避残酷的差役，许多贫苦人家被迫骨肉分离。在江南，甚至有一户贫民被迫嫁出六十多岁的老祖母。因为当时官家规定，丁口少可以降低户等，减轻可怕的差役。

还有一个按官家规定要当差的贫苦农户，家中仅有父子两人，父亲为了使儿子免于差役的冻饿，在儿子当差前的一个晚间悬梁自尽了。第二天早晨，儿子起床望着吊死在梁上的父亲，发出了凄惨绝望的哭声……

……

这前前后后所见的种种景象，使王安石越来越感到旧的法令制度不能不改了：任凭豪门大户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一律享受免税免役的种种特权，百姓的田产却越来越少了，还要逐年地加重赋役，这岂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吗？！

想着想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这样的幻景：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李顺高举战旗，骑着骏马，率领起义大军象潮水一般地冲来！一队队逃荒的饥民立即加入了起义大军的滚滚洪流……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定了定神，自言自语地说道：“破产的百姓会象

